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八  
七

列傳第三十一上

通志百十八

蜀

諸葛亮

子瞻 董 樊建 徐庶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龐統

德公

法正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音密



董和子允。黃恢。陳祗

馬良弟謨。

陳震

劉封

廖立

劉琰

楊儀

王連

張裔

劉巴

楊顛

呂乂

彭羨

李嚴

魏延

霍峻子弋。

向朗兄子寵。

楊洪何祗。

費詩

杜瓊

孟光

尹默

譙周

黃權

呂凱

王平

蔣琬子斌。劉敏。

杜微

許慈胡潛。

來敏

李譔

郤正

李恢

馬忠

張嶷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衛繼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距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躬耕壟畝好為梁甫吟身長八尺每自方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初亮在荊州與元直及汝南孟公威潁川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天遊遨何必故鄉邪及先主屯新野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後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時徐庶亦見先主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

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  
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  
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  
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  
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

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  
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  
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  
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  
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若然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  
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  
不悅於琦琦劫亮圖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  
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即感寤陰規出計事在劉表  
傳中會黃祖死琦得出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  
操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  
庶並從為曹操所追庶母被執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  
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操先王至  
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吳時孫權擁軍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客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合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通志卷之五十五  
五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義猶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庶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  
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  
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  
長阪令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劉州輕騎  
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

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  
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  
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矣成敗  
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  
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曹操敗於赤壁引軍歸  
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  
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

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位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耳先主於是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安國能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興國三年春亮率眾南征



通志卷之四十一  
所在克捷亮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  
觀于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  
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抵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  
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其秋南中悉平亮皆即其渠  
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  
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  
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蒙  
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

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還治戎講武以俟  
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  
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  
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於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  
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自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  
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  
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皆悉貞  
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

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掃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彼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彼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之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隨至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且勢弱恐

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調參佐附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蜀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亮之罪也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心非惟拓

境而已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  
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  
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  
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師臣職  
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  
相事所總統如前亮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  
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旣而聞孫權破曹休

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欲出兵攻魏羣臣多以爲疑十  
一月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  
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  
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  
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  
務於東兵法乘虛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  
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  
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初連逼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  
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  
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李夏侯而

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驛下何能  
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爾然喪  
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  
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乘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  
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  
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矣然後  
吳更違盟關羽敗毀秣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遂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  
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馬淮率衆欲擊  
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復亮丞相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魏將張郃率將追之  
亮與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  
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數挑戰懿亦表固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  
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  
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時有星赤而芒角自天  
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徃大還小八月亮疾

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及軍退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策書哀悼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丞相武鄉侯印綬謚曰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

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亮初亡所在求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於是百姓祭於巷陌夷戎祀於郊野至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表請乞於近墓立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是歲秋魏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

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初  
亮未有子於吳求兄瑾第二子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  
來西喬字伯松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於時喬至蜀  
亮以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  
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羽武將軍  
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白為曹喬故  
攀還復為瑾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  
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  
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  
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尚書僕射加軍師將瞻軍工  
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  
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  
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曜一四年為行都衛護將  
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立尚書事六年冬魏  
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入景公道旁入瞻督諸軍  
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往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  
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  
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瞻敗時尚數



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  
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徙河  
東京入晉位至江州刺史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  
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  
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太  
將軍平臺車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  
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  
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  
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  
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  
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洛陽同爲相國司馬昭參軍  
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云先是亮所與友善者  
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未嘗爲人  
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以得問其姓字閉口不  
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  
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  
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  
共止庶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

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  
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及荊州內附亮與先主相隨去  
庶乃與韜俱來北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庶至  
右中郎將建興中亮出隴右聞元且廣元仕財如此嘆  
曰魏豈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病卒有碑彭  
城云晉陳壽評諸葛亮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  
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  
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雖重必釋游詞  
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

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  
畏而愛之刑故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  
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傳諷誦畧  
皆上口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  
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

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  
東征先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  
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操使  
張遼與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  
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操  
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  
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  
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  
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欲

白操恐羽見殺不白非君臣之道歎曰曹公君父也羽  
兄弟耳遼遂白之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  
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當立效曹公而後去及羽  
殺顏良曹操知其必去乃厚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書  
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  
勿追之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荊州先主自樊將  
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操追至當陽長  
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  
佐先主拒操操敗還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  
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乃以書與諸葛  
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  
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  
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  
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命  
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

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  
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曹操遣  
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濫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  
羽羽又斬將軍龐惠梁邾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  
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  
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  
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  
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

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  
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  
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  
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禽之權欲留關羽  
以敵曹操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乃斬羽并其  
子平于臨沮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今  
年衰矣恐不能還果敗先主追謚曰壯繆侯子興嗣興  
字安國少有令問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  
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

### 興庶子彜續封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  
歲飛常兄事之先主從曹操破呂布隨還許曹操拜飛  
爲中郎將先主背曹操依袁紹劉表表卒操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操追至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操卒至棄妻  
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  
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  
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

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  
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  
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  
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  
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成都益州既  
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千  
斤萬錦千疋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  
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  
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

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迫狹前  
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千餘人  
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  
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  
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普等咸稱  
飛羽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  
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  
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  
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

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  
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  
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  
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  
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  
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  
騰去郿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領關中  
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

超將龐參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  
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既經  
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  
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  
操左右將許褚瞋目眦之超乃不敢動操用賈翊謀離  
間遂超更相猜貳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  
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  
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  
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

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揚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釐鄉侯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

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烈宗血食之繼  
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年至平  
北將軍陳倉侯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



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  
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  
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  
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  
田楷拒袁紹雲隨從為先主主騎及先主為曹操所追  
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也保護甘夫

人

即後主

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

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  
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  
亮會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  
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  
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  
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  
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  
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

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操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其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時沔陽長張翼在圍內欲閉門拒守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自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作樂飲宴至

賈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先置魏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可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兵已退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祈山雲

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  
貶爲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  
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  
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  
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  
爲榮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  
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龐德公從子也謂諸葛孔明爲臥  
龍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德公語也孔明每

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  
渡沔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  
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  
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使往見德操焉德操潁川人名微清雅有  
知人鑒時微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達夜  
微甚異之歎曰此盛德之人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  
漸顯後郡命爲功曹統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

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矢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聞統名召爲功曹及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送之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或竊問統曰如

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語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別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甄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於先主先主與語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

亮並爲軍師中郎將統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名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爲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先主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先主入蜀益州牧劉

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軍統復說曰陰選精兵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

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  
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所過輒克於涪大會致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  
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  
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  
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  
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  
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  
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  
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  
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  
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  
鉅鹿太守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建安  
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等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  
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  
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正

村璋不足與有爲常竊嘆息松於荊州見曹操還勸璋  
絕操而自結於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  
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  
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操欲遣將征張魯之  
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啣命  
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秉劉牧  
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  
富憑天府之險阻以此成王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  
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璋從事鄭度說

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  
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  
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成禽也  
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  
如止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  
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  
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  
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

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然惟前後  
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  
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  
速雖指放於外言足憎忝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  
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  
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  
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  
圖速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旣成又不料強弱之勢以  
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

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  
有萬兵皆壞陳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  
將勢力實不相當若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已固守穀  
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  
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拒守  
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  
平資中德陽二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  
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  
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



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  
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  
唯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  
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  
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  
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  
並進已入心腹坐守維都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  
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下愚猶知正此  
事不可復成况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

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歛良  
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令  
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愛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  
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  
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  
者許靖是也然令主公始創人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

靖之淳稱播流四海若其不泯天下之人以謂主公為  
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  
於是乃厚待請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正外統都  
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心無不報復擅殺毀傷  
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以蜀郡太縱橫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疆東  
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  
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翾然翱翔不可復制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  
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  
此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  
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  
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  
淵卻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  
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  
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  
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

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  
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  
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  
曹操西征聞正之策乃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為  
人所教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  
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  
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先主既即  
璽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皆不從

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往白帝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  
存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兄劭俱知名並有人  
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  
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處  
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  
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

南陽太守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按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此必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伋合規靖懼誅奔伋伋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

從後去見者歎息既至交趾交趾太守士燮厚加禮待陳國表徵以寄寓交州徵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緩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放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懸心

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  
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  
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  
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死者  
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真相見知足下義奮發  
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  
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搭梧諸縣  
夷越蠶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  
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疢癘作毋殞命并及羣從自

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  
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惧卒  
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  
襄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  
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  
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  
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  
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  
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

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

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

若荆楚和平王澤

南至足下忽有聲問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介紹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連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歿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

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志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

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拜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約後進清淡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

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多載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貧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竺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操表竺領羸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及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  
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  
雍往說璋璋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  
德將軍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生坐席猶箕踞  
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傾枕  
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  
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  
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  
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  
孫乾等遣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  
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  
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  
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  
雍往說璋璋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  
德將軍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生坐席猶箕踞  
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傾枕  
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  
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  
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

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  
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  
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  
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  
孫乾等遣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  
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  
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  
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安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拯亂宜得卓犖超倫與時殊趣者使之震驚鄰國駭動四方雖遭凶難無所憂懼昔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

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又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高樂目前之失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足下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涪中從事與宓書請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拒之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

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  
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怪子替茲不爲立祠又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  
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  
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  
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  
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  
公羊賢叔術之讓僕旣善長卿之化謂亦宜立祠速定  
其銘先主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宐爲師友祭酒

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宐稱疾卧家筮祭將功曹古朴主簿  
王普詣宐談宐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  
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  
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或  
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  
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封禪之文于今天  
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宐以簿簿手版也擊頰曰願明  
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  
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

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  
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  
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  
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  
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郾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  
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荅益州辟宓為從事  
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無利坐下獄  
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  
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

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  
之溫曰在何方也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  
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  
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  
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

通志列傳第三十一 蜀四三  
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  
敬服之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  
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因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  
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  
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  
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  
蜀士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送葬傾  
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

在昔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彊憚知嚴法說璋  
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  
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  
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  
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  
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為丞相教與羣  
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  
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  
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  
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  
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  
此偉度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後官至右驃騎將  
軍和子允字休昭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遷徙馬  
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駐漢中慮後主

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  
上疏曰侍中郭化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  
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攸之南陽人也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  
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  
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小冊六  
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  
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  
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  
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  
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  
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  
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傳出逡巡求去允不許  
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  
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

不行其守正下士皆此類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  
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陳祗  
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  
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  
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奸險收閉將殺之而  
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  
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  
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  
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

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闡豎深見  
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下詔  
褒稱勲績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按次子裕爲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  
媚茲一人皓構開浸潤故耳允所留與語董恢者襄陽  
人字休緒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  
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耳雖嘗有鳴吠之勞無益  
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  
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

者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儀延  
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韓黥難御之心也今方埽除  
疆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  
後患是猶欲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  
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  
巴郡太守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祖父矐蒼梧太守父祥江  
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起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  
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怨祥舉兵攻之



祥與戰敗亡荊州牧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者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先主在荊州欲遣甥周不疑就巴學巴荅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擢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表後連辟巴及舉茂才皆不就移卒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而雲巴

北詣曹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日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劉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忿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甚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

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及先主怒解則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先主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貨寶軍用不足先主甚憂之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

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足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

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尋辟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  
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  
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  
好以紹昆吾及韋之勲奇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  
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  
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  
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  
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禰宇  
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大器異先主臨  
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  
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  
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  
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  
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  
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

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  
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  
違衆拔諤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  
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諤下獄物故諤  
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諤猶子諤視明公猶父願深惟  
殛絲與尚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諤雖死無恨於  
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親自臨祭待其遺  
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  
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

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  
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  
討賊邪良死時年三十六諤年三十九

楊顥字子昭襄陽人也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  
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  
家範耳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  
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  
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  
不如奴婢雞狗哉夫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

通志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十一  
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橫道  
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躬披簿書流汗終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  
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  
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二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  
命使吳七年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  
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

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  
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阼  
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嚮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  
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  
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  
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  
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  
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  
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交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

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

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爲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五千兵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自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間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乂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旣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爲政簡易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

通志卷之五十五  
五十三  
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  
之皆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  
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  
法不及於乂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  
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  
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  
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  
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  
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

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  
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  
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  
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  
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貞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  
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  
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  
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

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  
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  
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郡以達領  
新城太守遣征東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聞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  
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  
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  
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于

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姬  
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  
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  
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  
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  
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



之興作未嘗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  
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  
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  
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  
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  
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材棄身來東繼嗣羅侯  
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  
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

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  
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階下大  
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  
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  
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  
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  
南陽儀魏與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封旣至先責封  
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  
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

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  
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初內徙河東

彭素字永年廣漢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  
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宓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以爲  
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也素仕州不  
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素爲  
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素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  
統統與素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素徑上統牀卧謂統曰  
須臾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旣罷往就素坐素又先責統

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兩法正宿  
自知素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竒數令素傳宣軍  
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旣定先主領益  
州牧拔素爲治中從事素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  
色蹀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素而內不能  
善屢密言先主素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  
加察素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素爲江陽太守素聞當遠  
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素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  
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

小郡失人本望乎叢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起曰  
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  
危懼聞叢言大驚默然不荅叢退具表叢辭於是收叢  
付有司叢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  
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王公有霸王之  
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  
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請公於葭萌指  
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  
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

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  
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叢一  
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佯  
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  
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  
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

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  
人心耳昔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  
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  
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  
事濟其大猷天地明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  
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素竟誅死時年三十  
七

列傳第三十一上

通志百十八

